

詞語錘煉的藝術

黎千駒

郴州師專中文系

爲了準確地表達思想，提高表達效果，詞語是要精心錘煉的。那麼如何錘煉詞語呢？本文試作一初步探討。我們把大陸中學語文課本中有改動的篇目跟原文逐字逐句地加以對照。同時還查閱了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原文和改文，以及作品手稿，收集了大量的語言材料；然後把這些材料分門別類，進行分析研究，歸納出詞語錘煉的若干方法，即：講準確、求貼切、辨色彩、求同異、善活用五項，供大家參考。

講準確

用詞必須準確，否則就不能正確地表達自己所要說所要寫的意思，從而影響交際的效果。講究用詞準確，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詞的意義或用法是否準確；(二)表意是否明確而無歧義；(三)用詞是否合乎規範；(四)搭配是否恰當。

(一)詞的意義或用法是否準確

按照詞的語法特點，漢語裏的詞可以分爲實詞和虛詞兩大類。實詞表示實在的意義，因此我們運用實詞的時候，首先就必須確定它的意義；虛詞一般不表示實在的意義，它的基本用途是表示語法關係。因此我們運用虛詞的時候，首先就必須確定它的用法。這樣，才能做到用詞準確。例如：

- [1a] 第一幅浮雕是「焚燒鴉片煙」，記述鴉片戰爭前夕，1839年6月3日，羣衆在虎門燒毀鴉片的事迹。(周定舫《人民英雄永垂不朽》)¹
- [1b] 第一幅浮雕是「銷毀鴉片煙」，描述了鴉片戰爭前夕，1839年6月3日，羣衆在虎門銷毀鴉片的事迹。
- [2a] 人家走路都沒出一滴汗，爲了我跟他說話，卻害他出了這一頭大汗，這都怪我了。(茹志鵲《百合花》)
- [2b] ……因爲我跟他說話……

1 本文例句a指原文，b是改文；爲節省篇幅，例句後面只注明作者和篇名，不注明原文和改文的出處。

例[1]，鴉片是一種毒品，它燃燒時所散發的煙是有害人體健康的；更何況林則徐收繳了二百三十七萬六千多斤鴉片，一旦焚燒，則必將煙霧漫天，嚴重損害人體健康。事實上，林則徐是派人在海灘邊挖好兩個水池，先將鴉片和食鹽倒進去，然後拋進石灰，以鐵鋤木耙翻攪。因此原文用「焚燒」和「燒毀」都不準確，於是改文用「銷毀」(熔化毀掉)來替換。例[2]，「爲了」是表示目的的介詞，「因爲」是表示原因的介詞。這裏顯然是表示原因的，因此改文把「爲了」換成「因爲」。

(二)表意是否明確而無歧義

語義費解、義有兩歧、自相矛盾等，都使表意不明確。運用詞語的時候，應該盡量避免這些消極因素，例如：

[3a] 沈寬亮早把汽車做了最好的檢修，可是他還在想：「萬一出了毛病，我就扛著它送去！」(《爲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

[3b] 司機早把汽車做了最徹底的檢修，可是他還在想：「萬一出了毛病，我就扛著藥箱送去！」

「它」是指代汽車還是藥箱？恐怕不很明確。換成「藥箱」就明確了，避免語義費解。

[4a] 手術在悄悄進行著，只聽見低微的鋸骨的嘶喳嘶喳的音響。(周而復《諾爾曼·白求恩斷片》)

[4b] 手術在靜悄悄進行著，只聽見低微的鋸骨聲。(《截肢和輸血》)

「悄悄」既可以指沒有聲音或聲音很低，也可以指(行動)不讓人知道。這裏指哪一種意義呢？並不十分明確，因此改文換成了「靜悄悄」，避免義有兩歧。

[5a] 而且東山一帶已將成爲上海一帶的工人的療養區。(鄭振鐸《石湖》)

[5b] 何況東山一帶即將成爲工人的療養區。

「已」表示已然，而「將」表示將然。前者是完成時，後者是將來時，二者不能連用。改文換成「即將」就恰當了，避免自相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有時作者故意使用互相矛盾的詞語來表情達意，以獲得特殊的修辭效果，例如：

[6] 阿Q在這剎那，便知道大約要打了，趕緊抽緊筋骨，聳了肩膀等候著。果然，拍的一聲，似乎確鑿打在自己頭上了。(魯迅《阿Q正傳》)

「似乎」是表推測的語氣副詞，「確鑿」是表肯定的副詞，二者互相矛盾，本不能並列使用，作者卻用了，而且收到積極的表達效果：「拍的一聲」，說明假洋鬼子的哭喪棒確鑿地打在阿Q頭上了，而阿Q又覺得是「似乎打在自己頭上了」。這就寫出阿Q被打時

的那種渾渾噩噩的情狀，表現他的精神勝利法。

(三)用詞是否合乎規範

只有合乎規範的語言才容易讓人理解，從而達到交際的目的。同時，語言的規範性，也是保持語言純潔的重要手段。不合乎規範的語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任意改換固定短語中的成分，襲用已經淘汰了的舊名稱和不符合一般用法的規則等，例如：

[7a] 五更半夜牲口正吃草。(李季《王貴與李香香》)

[7b] 三更半夜牲口正吃草。

成語是一種固定短語，結構緊密，其中的成分不能任意更換或增刪。原文中的「五更半夜」違背了這一原則，不符合規範，於是改文換成了「三更半夜」。

[8a] 他劃第二根洋火，選定他睡覺的地方。(柳青《創業史》)

[8b] 他劃第二根火柴，選定睡覺的地方。(《梁生寶買稻種》)

中國人依賴洋貨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因此那些帶有「洋」字標記的名稱如「洋油」、「洋火」等，都已換成了另外的詞，因此改文用「火柴」來替換「洋火」。

[9a] 還是在二三天前，這裏附近因颱風而造成電線走火。(何為《第二次考試》)

[9b] 兩三天前，這裏因為颱風造成電線走火，燒毀了不少房子。

在個體量詞前面，一般用「兩」不用「二」。

(四)搭配是否恰當

單獨的詞語是很難表達一個完整意思的，只有把詞與詞按照一定的規律組合成句子，才能表達清楚。但是，如果詞語搭配不當，就會影響表意的準確度。常見的詞語搭配不當的錯誤有：主謂搭配不當、動賓搭配不當、偏正搭配不當、動補搭配不當和關聯詞語搭配不當等。現舉兩例說明：

[10a] 荔枝蜜的特點是成色純，養分大。(楊朔《荔枝蜜》)

[10b] 荔枝蜜的特點是成色純，養分多。

[11a] 一時間，我又覺得自己不僅是在看畫，卻又像是在零零亂亂翻著一卷歷史稿本。(楊朔《泰山極頂》)

[11b] 一時間，我又覺得自己不僅是在看畫，而且又像是在零零亂亂翻著一卷歷史稿本。

例[10]「養分」只存在多少的問題，而沒有大小的區別，因此原文陳述不當。例[11]「不僅」常跟「而且」呼應，構成「不僅……而且……」形式，而不與「卻」構成「不僅……

卻……」形式。

求貼切

講準確，是詞語錘煉的基本要求，主要是用詞是否正確的問題；求貼切，是詞語錘煉進一步的要求，主要是用詞是否更佳的問題。講準確，即有正誤之分；求貼切，則有優劣之別。講求語言的貼切，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注意詞義範圍的大小；(二)分清詞義的輕重；(三)辨明詞義的著重點；(四)選擇恰當的角度；(五)結合上下文來選詞。

(一)注意詞義範圍的大小

同義詞的細微差別，有時表現在詞義範圍有大小之分。如果忽略了詞義範圍的差別，那麼我們在表達思想的時候就可能失之片面，或失之籠統了，例如：

- [12a] 有幾個「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場去收集一些萵苣菜的葉瓣，用鹽鹵漬一浸，這就是她們難得的佳餚。(夏衍《包身工》)
- [12b] 有幾個「慈祥」的老板到菜場去收集一些菜葉，用鹽一浸，這就是她們難得的佳餚。
- [13] 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鄰)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魯迅《藤野先生》)

例[12]老板到小菜場未必就只收集一些萵苣菜的葉瓣，其它的菜葉也會照樣收集的，可見原文用「萵苣菜的葉瓣」，範圍太窄，失之偏頗。例[13]原文寫作「鄰國」，範圍太大，過於籠統，改文換成「中國」，所指就明確了。

(二)分清詞義的輕重

有時同義詞雖然指的是同一事物，但是在表現其某種特徵或程度方面，則有輕重的差別。在使用這種同義詞時不能隨意替代。該輕的要輕，該重的要重，從而使表達貼切而有分寸，例如：

- [14a] 九年多以前，他曾經爲了攻取這一帶山嶺又要保護住這裏的古陵而憂心過。(王願堅《普通勞動者》)
- [14b] 九年以前，他曾經爲了攻取這一帶山嶺，又要保全這裏的古陵而焦慮過。
- [15a] 風吹過來，覺得身上很冷。(葉聖陶《潘先生在難中》)
- [15b] 風吹過來，覺得身上很涼。

例[14]既要攻取這一帶山嶺，又要保全這裏的古陵，二者很難兼顧，但又必須做到。原文用「憂心」來形容將軍當時的心情，詞義太輕，因此改文換成「焦慮」。例[15]夏天的清晨，即使刮風也不會使人感到冷。原文用「冷」，詞義過重，因此改文換成「涼」。

(三) 辨明詞義的著重點

漢語有一種雙音同義詞，由一個相同的語素和一個不同的語素構成。相同的語素使得它們在意義上有相同的一面；不同的語素則決定了它們在意義上又有相異的一面，並且它往往是詞義的著重點之所在。我們講求用詞貼切，就應該辨明詞義的著重點，例如：

[16a] 九年多以前，他曾經爲了攻取這一帶山嶺又要保護住這裏的古陵而憂心過。
(王願堅《普通勞動者》)

[16b] 九年以前，他曾經爲了攻取這一帶山嶺，又要保全這裏的古陵而焦慮過。

例[16]「保護」和「保全」都有護衛使之不受損害的意思，然而「保護」的著重點是「護」，即妥善護衛，使之不受損害；「保全」的著重點是「全」，即妥善護衛，使之完整無缺。這裏是要使古陵在炮火下能完整保存下來，因此改文用「保全」優於原文的「保護」。

(四) 選擇恰當的角度

對同一個對象，如果從不同的角度去觀察，便可以歸成不同的類別。例如就某個人而言，如果從性別的角度來看，他是男的；如果從職業的角度來看，他是教師；……這裏的「男的」、「教師」等，便可指稱同一個對象，然而究竟取哪一種，這就得視表達的需要來選擇恰當的角度，例如：

[17a] 在一道一公尺多高的土崖下面，平躺著一列斗車。(王願堅《普通勞動者》)

[17b] 在一道一米多深的土窟下面，平躺著一列斗車。

例[17]「高」是由下往上看，「深」是從上往下看。這裏的說話人是處在土崖上面往下看，因此宜用「深」。

(五) 結合上下文來選詞

有些詞用在某些句子或短語裏是正確的，但是如果結合上下文來看，有時又顯得並不恰當。因此我們講求用詞貼切，還應該結合上下文來選詞，例如：

[18a] 後來太陽才慢慢地衝出重圍，出現在天空。(巴金《海上的日出》)

[18b] 到後來才慢慢兒透出重圍，出現在天空。

說「太陽衝出重圍」或「太陽透出重圍」，都是正確的，然而由於上文有「才慢慢地」等狀語修飾，這樣，含有時間快、力量大等因素的「衝出」一詞就顯得與修飾語不協調了，因此改文換成了「透出」。

辨色彩

我們所說的詞語色彩的錘煉，主要是指語體色彩和感情色彩的錘煉。

(一)語體色彩的錘煉

語體是言語的功能變體。人們在不同的社會活動領域內進行交際時，由於交際的目的、對象、內容、場合等不同，所用的語言也就具有不同的特點。有些詞語常用於某些語體；有些詞語只能用於特定的語體；也有些詞語通用於各種語體。根據語言環境來精心選擇帶有語體色彩的詞語，對提高語言的表達效果是會有積極意義的。

甲、口頭語體與書面語體的錘煉

口頭語體具有通俗、生動、活潑的特點，所以人們在寫文章的時候，往往用口頭語來替換書面語，例如：

[19a] 起伏的青色羣山一座挨一座，延伸到遠方，消失在迷茫的薄暮中。(彭荊風《驛路梨花》)

[19b] ……消失在迷茫的暮色中。

原文中的「薄暮」是書面語，改文換成口頭語「暮色」，顯得更通俗。

書面語體具有莊重、典雅的特點，有時用書面語代替口頭語，亦能提高語言的表達效果，例如：

[20] 季度評獎會開始了。十幾雙眼睛望著我，似乎是(看)期待著我表示意見。(徐仲華《評講〈我和一個同志之間〉》)

「看」通用於口頭語體和書面語體；「期待」一般用於書面語體。改文用「期待」，顯得更嚴肅。

乙、方言語體與普通話語體的錘煉

方言詞受地域的限制，一般難以為其他方言區域的人接受，因此能用普通話詞語表達的，就盡量不要使用方言詞語，例如：

[21a] 崔二爺來胡日弄，修寨子買馬又招兵。(李季《王貴與李香香》)

[21b] 崔二爺來胡打算，修寨子買馬又招兵。

原文中的「胡日弄」是方言詞語，不太好懂，改文換成「胡打算」就通俗明白了。

丙、科學語體與藝術語體的錘煉

一般說來，藝術語體可以大量地運用各種形象的修辭方法，以增強作品的感染力；科學語體則很少使用語言中的描繪手段，它要求對客觀事物作客觀的、冷靜的、準確的說明，例如：

[22a] 狡猾的野兔靠野草和偷竊農民的果實來生活，陰險的狼卻要以野兔來做食物。(《食物從何處來》)

[22b] 例如，野兔靠吃野草來生活。狼以野兔為食物。

原文用「狡猾」、「偷竊」和「陰險」等詞語來說明野兔和狼，其厭惡貶斥之情溢於言表。然而說明文的一個重要特徵就在於它的客觀性，即客觀冷靜地介紹和說明事物，一般不帶作者的感情色彩，因此改文刪去了上述詞語。

(二)感情色彩的錘煉

詞語有褒義、貶義和中性之分。有的詞表達了肯定、喜愛、讚美、尊敬的感情，含有褒義；有的詞則表達了否定、厭惡、貶斥、鄙視的感情，含有貶義；有些詞不表示褒貶，則是中性詞。我們在運用語言進行交際的時候，如果能注意對含有感情色彩的詞語進行錘煉，那麼就能更準確、更鮮明地表達思想，提高語言的表達效果，例如：

[23] 終於這(事情)流言消滅了，幹事卻又竭力運動，要收那一封匿名信去。(魯迅《藤野先生》)

[24a] 「吓！」聲音很嚴厲，左手的食指堅強地指著，「這是中央銀行的，你們不要，可是要想吃官司？」(葉聖陶《多收了三五斗》)

[24b] ……左手食指堅硬地指著……

例[23]作者把「事情」改成「流言」，用貶義詞來替換中性詞，表達了對造謠生事者的氣憤之情。例[24]原文中的「堅強」是褒義詞，不應用於唯利是圖的米行先生，因此改文換成中性詞「堅硬」。

求同異

在一句話或一段話裏，是使用相同的詞語來表示同樣的人或事物，還是使用不同的同義詞語來表示，這就必須選擇錘煉。這種選擇錘煉的方法就是詞語的求同與求異。

(一)詞語的求同

[25a] 吃葷也好，吃素也罷，反正都是靠植物而生活。(《食物從何處來》)

[25b] 吃葷也好，吃素也好，反正都是靠植物而生活。

[26] 他們快要開拔到前方去，覺得最高的權威附靈在自己身上，甚麼東西都不在眼裏，只要高興提起腳來踩，都可以踩做泥團踩作粉。(葉聖陶《潘先生在難中》)

例[25]「也好」與「也罷」是同義詞，然而「也好」比「也罷」所表示的語氣輕些。要麼連用兩個「也好」，要麼連用兩個「也罷」，不宜把二者混在一起使用。——這是為了求得前後照應而求同。例[26]連用三個「踩」字，語意順暢，很有氣勢。如果把其中的兩個「踩」字分別換成「踏」和「壓」，則不會有這種效果。——這是為了求得文氣貫通而求

同。

(二)詞語的求異

- [27a] 船隨著山勢左一彎，右一彎，每一曲，每一折，都向你展開一幅絕好的風景畫。(劉白羽《長江三日》)
- [27b] 船隨著山勢左一彎，右一轉，每一曲，每一折，都向你展開一幅絕好的風景畫。(《長江三峽》)
- [28] 安麗梅獲得女子10公里競走冠軍，馮英華奪得女子100米欄金牌，段秀泉獲得男子1500米跑第一名，叢玉珍在女子鉛球比賽中奪魁。(1987年7月25日《羊城晚報》)

例[27a]兩次用「彎」來描寫船行駛的動作，顯得單調。改文把後一個「彎」字換成「轉」字，從而使表達顯得生動。例[28]是報導比賽情況，在語言表達方面就力求避免重複使用相同的詞語。同樣是報導中國隊員奪冠的戰績，而分別用「獲得冠軍」、「奪得金牌」、「獲得第一名」、「奪魁」等詞語來表達。這樣就使文章顯得生動活潑。

善活用

每一個詞都有固定的形式、語法功能和詞匯意義。唯有如此，語言交際活動才得以正常進行。然而在特定的語言環境裏，有時爲了達到某種特殊的修辭效果，可以臨時改變它的形式、語法功能或詞匯意義。這就是詞語的活用，例如：

- [29] 先生最初這幾天對我很嚴厲，後來卻好起來了，不過給我讀的書漸漸加多，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從三言到五言，終於到七言。(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 [30] 最惹眼的是屹立在莊外臨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戲臺，模糊在遠處的月夜中，和空間幾乎分不出界限。(魯迅《社戲》)
- [31] 紅眼睛原知道他家裏只有一個老娘，可是沒有料到他竟會那麼窮，榨不出一點油水。(魯迅《藥》)

例[29]「三言」、「五言」、「七言」分別是「三言詩」、「五言詩」、「七言詩」的縮略。根據詞的形音義三者的關係，「三言」這一語音形式和結構形式並不表示「三言詩」的意義，它在這裏只是「三言詩」的縮略形式。——這是詞語形式的活用。例[30]「模糊」是形容詞帶處所補語活用爲動詞，給人一種運動或變化的感覺。——這是語法形式的活用。例[31]的「紅眼睛」只是臨時指代管牢的阿義。——這是詞語意義的活用。